



2005年10月，巴基斯坦地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摄影/CFP

“非传统安全”呼唤 人类共同体意识

克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征途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美丽的地球和生命的品质，
人类共同体意识已空前觉醒

文 朱锋

2005年是人类遭受“非传统安全”重创的一年。这一年中，不仅自然灾变频繁发生，禽流感等全球性疫情不断蔓延，而且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在世界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程中，“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生活质量与世界繁荣前景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正如2005年9月联合国特别首脑峰会所发表的《共同文件》所指出的，“未来如果不能以合作的方式克服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话，即使大国不会再陷入60年前的那场世界大战，人类也不可能真正为所有的人赢得尊严、

机会与和平的生活”。

时代性的安全议题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被单纯地认为就是军事和政治问题。增进国际安全，就是要有效地形成大国之间的权力均衡，避免某一个国家因为过分强大以及拥有颠覆国际秩序的野心而发动战争以侵略和占领别的国家。因此，安全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管理和防止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避免和阻止因为领土、种族、宗教等因素引起的冲突以及由掠夺财富的野心而诱发的战争。这种因为军事和政治原因而产生和演化出的安全问题，

曾长期主导国际关系。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终结之前的46年间，世界曾被这种军事和政治安全所主导，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全球战略对抗，不仅使得世界政治分裂为两大对立的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同盟为基础的阵营，而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备竞赛，也导致了世界被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中。美苏两国建立的“核超杀”能力，是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91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终于可以从两极对峙的全球性冷战中得以喘息。这让各国不再面临世界范围内大国战争的巨大风险，以军事和政

治为主干的传统安全议题和安全观念,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认知和发展趋势。

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痛恨这种一提及安全问题就是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和军事对抗的历史难题,希望能够通过较少地依赖军事力量来获得安全发展;坚持认为有限的防务建设就能保证在一个缓和、合作与全球化的世界中赢得和平,而强调防务力量发展只会招致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紧张。

另一方面,世界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各种全球性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经济的持续稳定和繁荣、防止致命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以及建立一个繁荣社会以消除国家内部紧张和阻止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开始日益成为世界争取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人类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威胁人类安全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更多的是发生在“国家内部”、“世界内部”;人类所面临的威胁性问题也远远地超出了国家的边界,而成为跨国的全球性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重大自然灾害,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加剧自然灾害的“厄尔尼诺现象”,控制和预防艾滋病等,这些问题已经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命和安全。据联合国发展署公布的数字,1955年~2000年的45年间,人类死于自然灾害、流行病、瘟疫、恐怖活动以及极度贫困的人口数字,是战争死亡的80倍。

冷战后,联合国是“非传统安全”最大的倡导者。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表的《安全议程》中特别推出了“人的安全”的概念,强调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的主体不仅是国家,更应包括“人类”本身。“非传统安全”成了军事与政治性安全议题之外的安全议题的总称,而军事与政治性的安全议题就自然成为了“传统安全”。

人类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

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的发展是人类共同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当世人常常提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全人类的共有家园的时候,人类寻求共同利益的增进和发展恰恰是这种“共有家园”意识的结果。让世界作为人类的共有家园服务和造福于

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就必须打破传统的权力秩序模式、促进和扩大跨国性的、以人类平等参与以及共同合作为主题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够得以实施,人类也才能在克服自私、狭隘以及权力观念的同时共同营造中国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冷战结束15年来,人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联合国12年前提出的“人的安全”概念尽管还存在着争议,但已经从理念上为世界强化非传统安全关注提供了强大的伦理基础。2005年是世界非传统安全的“灾难年”,也是世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高峰年”。反恐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议题,迄今为止,联合国已经通过了17项专门的反恐法案,2005年联合国首脑峰会更是就全球反恐公约的签署问题达成了共识。加强全球性的反恐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针对国际恐怖分子活动的首要议题。2005年印度洋海啸、南亚大地震、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引起了人类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但世界各国相互支援的勇气与行动空前提高。在导致28万人丧生的印度洋海啸事件中,国际救援款项总额超过24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单一灾变救灾活动中最慷慨的一次。海啸也让国际社会正在筹备和建立覆盖全球的海啸观测与预警系统。2005年的G8首脑峰会,也作出了要在未来10年向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180亿美元援助的承诺,并连续两年作出了一系列的免债安排。禽流感暴发后,世界银行已经专门拨款5亿美元援助受其威胁的国家。2005年1月,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举行世界减灾会议,制定未来10年减灾前景规划。2月,历经7年艰苦谈判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

为了地球和人类生命的品质

人类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是长期化的,克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征程依然遥远而又漫长。以禽流感为例,尽管世界各国已经加强了相互间的疫情通报和

合作性的防范举措,但有关禽流感致人死亡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土耳其的禽流感对人体的传染甚至已经出现了变异的情况。禽流感究竟将对人类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现在还很难准确估计。根据世界银行的推算,禽流感疫情持续1年,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可能高达8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危害。而且,由于无法估计全球性禽流感疫情出现的时间和严重程度,这一数字还是保守的估计。2006年1月13日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禽流感合作会议指出,H5N1型禽流感病毒还在世界继续蔓延。而一些国家目前的技术水平和人才物资储备尚不足以在疫情早期进行有效防控。

此外,国际反恐局势依然不容乐观。2006年是否会继续发生类似2005年的英国伦敦爆炸案和2004年的西班牙马德里爆炸案那样的恐怖袭击事件,谁都无法预料。美国1月12日轰炸了在巴基斯坦边界的“基地”组织营地,遭到了伊斯兰堡的抗议,有关基地组织老二扎瓦赫里被炸死的消息,有可能像2005年媒体频频传言扎卡维被打死一样,只是一些媒体的“愿望”。伊拉克重建进程的步履艰难、以色列总理沙龙因病退出中东政治以及伊朗最近就核设施问题突然发难等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很可能预示着2006年的国际热点地区的局势将继续难以让人乐观。

然而,国际社会将继续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应对地区与全球层面上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目前,东亚各国正在就预防和控制禽流感加强区域合作,中国、日本、泰国和越南的研究机构正在合作研究新型传染病防控。亚洲开发银行也在筹备3800万美元的禽流感援助计划。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就是一旦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克服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并非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行动就能解决。因此,在全球与区域的层次上寻求各种有效的合作途径来共同防止与降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人类的共同体意识正在非传统安全努力中空前觉醒。□(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